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蜃樓志
第十六回 璧重合小喬歸主 鏡高懸廣府懲奸

驚又向，閨門倒屣迎。重拋淚，只是未分明。誠低訴，侯家冤抑情。今宵夢，多恐是前生。衙鼓急，赤子頌青天。便道此鄉多寶玉，酌來依舊是廉泉，報牒故紛然。三尺法，凜凜鏡臺前。

稂莠總教除欲盡，嘉禾彌望滿原田，何患不豐年。

烏必元憑空掉下禍來，老赫要摘他印信、抄他家私。幸得包進才替他跪求，方纔准了，暫且不收鈐記，勒限追贓，並將他女兒發出，聽他另賣填贖。必元垂淚叩頭，領了小喬及也雲回署，忙到河泊所署中，與兒子說明此事。岱雲嚇得魂不附體，計無所施，只叫父親「快扳幾個仇家，替我們代繳」。必元卻有三分主意，直不理他，只將岱雲房中所有一齊搜出，約有萬金，帶回盈庫署；又取出自己一生積蓄，湊成三萬，先送了包進才兩顆大珠、四副金鐲，要進才轉求大人寬限。進才曉得是有理傷心的事，且與必元相好，因結實替他回道：「烏必元實在沒有串通和尚。這和尚下海是真。這三萬銀子是他七八年的宦囊，一旦丟了，他心上豈不著急？因戀著這小官，所以勉強完繳的。」

老爺若吞革了他，他拚著一死，到封疆衙門告狀。現在屈強巡撫因得了處分，要尋我們的事，老爺雖不怕他，到底讓人家笑話。依小的愚見，老爺恩免了些，著必元再繳些，到後來再處。」

老赫沉吟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我看他也拿不出許多，如今免繳一半，著他三日內繳進二萬，餘五萬盡年底繳清。這就算我的格外恩典了。」進才答應，下去告訴必元，又領上來磕頭謝了。

必元回署與歸氏商量，拿出歸氏的私房及衣服首飾，並將媳婦房中的湊著，只有四千餘金；又到各洋商、各關書家告借。

因他向來和氣，且印還在手，東西雜湊，約有三千，餘外並無著落。傍晚回家，卻好歸氏與小喬飲酒，各起身接他，必元怒容滿面，對小喬說道：「都是你這不中抬舉的東西，害我到這地步！如今他說將你另賣，我一個做官的，難道就好賣女兒不成？況你這中看不中吃的，人家要你何用？」小喬微笑道：「孩兒怎麼就累起父親來？當初爹爹吩咐孩兒拜求活佛，幸喜孩兒不依；若也去投師，如今也同他們一夥兒跟和尚走了，這個纔是認真串盜，爹爹纔受累呢！」必元吃驚道：「你說那個跟和尚走了？」小喬道：「原來父親不知，關部因和尚拐他四妾逃走，所以大怒找尋，其實也沒偷了幾多銀子。」必元道：「原來如此！前日那個包裹倒是真贓了。只是我們在他管下，沒處申冤。現在三日限內還差一萬三千，教我怎不著急呢？」小喬道：「這銀子不繳亦可，如爹爹定要繳償，也還有處借得。」必元道：「你女孩兒家曉得什麼，我不因借債，今日如何跑了一天？但一萬三千，那裏找這個大債主？」小喬道：「哥哥的襟丈蘇家可曾借過麼？」必元道：「我也想來，你哥哥屢次得罪蘇家，你嫂嫂又被你哥哥攆回溫家，這襟丈十分決裂；你哥哥昨日還想扳扯親戚。我想這姓蘇的並未薄待我家，去年借的三百兩銀子沒有還他，他也並不曾提起，如今又要借貸，卻也不好意思。」小喬道：「不是孩兒無恥，爹爹只算把孩兒賣了，將孩兒送到蘇家，這一萬多銀子，包在孩兒身上借來。孩兒從前累了父親，如今也算是賣身救父。」必元道：「好女兒，你果能救我之急，從前的事都算我老悖了，葬送了你，以後我有不是，都憑你教訓，何如？我明日就送你過去，千萬要叫他喜歡，肯借銀子，就遲一兩日也無妨。」小喬紅著臉說道：「這是孩兒不得已之計策，但斷斷不可使關部曉得。」必元道：「這個我知道，明日我暗地寫下你的年庚，加上送帖，外面只說是探親，就無人知覺了。」必元當夜把女兒再三奉承，盡歡而散。正是：

獻女為升官，薦僧因媚主；僧去女兒歸，甘受他人侮。

蘇吉士脫了竹氏弟兄騙局，靜坐在家。這七月廿四日是他生辰，因在制中，並未驚動戚友，惟與蕙若、小霞、阿珠、阿美輪流做東。

這日秋涼天氣，小霞應作主人，備了些黃柑白橙，及晚出的鮮荔枝、鮮龍眼等物。眾人都于西院取齊，小霞道：「今日碰著了窮主人，沒有下酒菜，須得二位姑娘與姐姐多做幾首好詩，席間庶不寂寞。」吉士道：「旨酒以臭詩下之，佳餚只鮮果足矣，倒也清楚。如今即以鮮荔枝為題，不拘體韻。前日所做的『殘荷詩』太村，『新菊詩』太豔，都不合體裁，今日須要用心些。」阿珠道：「我們橫豎都是初學，只好應酬，還要哥哥自己拿定主意。」小霞道：「我們且先吃三杯助興。大爺的詩如若做得不好，前日小旦頭面尚在，仍舊打扮起來，只算遣以巾幗。」眾人笑了。丫頭斟上酒來，各吃了三杯，分送筆墨紙硯。吉士道：「我是七絕一首，只好潦草塞豚：

昨向香山覓畫圖，紫綃為膜玉為膚。

輕紅釵白佳人手，長樂移來味最殊。」

小霞說道：「這種詩隔靴搔癢，既不細膩風光，又非『不著一字，盡得風流』者，當不起我的餚。」吉士道：「我原不過拋磚，霞妹何必過貶。」因看蕙若的，卻是七絕二首：

纖手分來味色清，冰盤捧出水晶瑩。

休嫌嶺海無珍異，仙果曾誇第一名。

紅羅絳雪錦斑斕，西域葡萄只等閑。

識得個中真意味，白圖蔡譜可俱刪。

小霞也是七絕二首：

飛騎曾經數往還，荔枝新曲怨肥環。

兒家自作懸釵詠，不向紅塵索笑顏。

陳家紫色宋家香，好事還輸十八娘。

雨露果然能結實，被人呼作狀元郎。

蕙若道：「典核如題，頌揚得體，我的不免『郊寒島瘦』了。」吉士道：「霞妹的清新，你的超妙，大約巾幗中並無我位置。且看兩位妹妹的。」阿珠道：「我們兩個近讀魏晉諸詩，雜湊幾句，未知像否，哥哥、嫂嫂須說實話。」阿珠是四言二章：

厥有荔枝，如飴如蜜。

珍于嶺表，龍眼斯匹。

厥有荔枝，以華以實。

惠于君子，安貞之吉。

阿美是五古一首：

離離園中果，亭亭林間樹。

茁根既靈秀，密葉浥朝露。

海潮變晨夕，宛轉年光度。

春榮夏則實，曆落垂無數。

丹刷其明璫，皮膚得真趣。

新紅手自劈，齒頰細含哺。

色香真未變，醴酪甘如注。

佐之以新詩，響同曲江賦。

蕙若與小霞都贊道：「直是《三百》遺音，不但追蹤魏晉。」

吉士道：「不要亂嚼，待我公道品題：美妹妹詠物細膩，權輿六朝；珠妹妹欲假《三百》皮毛，還不過貌似《國風》耳。」

阿珠道：「風、雅、頌各異體乎？」吉士道：「怎麼不異？世儒以風、雅辨尊卑，《黍離》列在《國風》，即謂王室衰微，與諸侯無異，聖人所以降而為『風』。殊不知王室之尊，聖人斷無降之之理，此序詩者之誤也。大約聖人刪詩，謂之『風』，謂之『雅』，謂之『頌』，直古人作詩之體耳，何嘗有天子、諸侯之辨耶？謂之『風』者，出于風俗之語，是小夫賤隸、婦人女子之言，淺近易見；謂之『雅』，則其辭典麗醇雅故也；謂之『頌』者，則直贊美頌揚其上之功德耳。今觀『風』之詩，不過三章、四章；一章之中亦不多句，數章之中，辭俱重複相類。《樛木》三章，四十有八字，惟八字不同；《芣苢》亦然；《殷其雷》三章，七十有二字，惟六字不同。『已焉哉』三句，《北門》三言之；『期我乎桑中』三句，《桑中》三言之。餘皆可以類推矣。若夫『雅』則不然，蓋士君子之所作也。然又有小大之別：小雅之『雅』，固已典正，非復『風』之體矣，但其間猶間有重複。雅則雅矣，猶其小焉者也。其詩雖典正，未至于渾厚大醇也。至大雅，則非深于道者不能言也。『風』與大、小雅，皆道人君政事之美惡，有美有刺；『頌』則有美無刺，鋪張揚厲，如後人應制體耳。此風、雅、頌之各異也。」

小霞道：「大爺風、雅、頌之說，我輩聞所未聞，想是江蘇李先生之講究了。」正在高談闊論，丫頭傳說：「盈庫烏老爺家小姐要見大爺、奶奶，轎子已進中門了。」吉士心上一驚，暗暗道：「他在關部，如何出來，又如何竟到這裏？」忙叫小霞迎接，兩位妹妹暫且回避。須臾，兩人挽手進來，也雲與眾丫頭跟著。

小喬一見吉士，便插燭也似的磕下頭去，淚如泉湧。吉士忙叫小霞扶起，也覺得惑不自勝，便問：「妹妹怎能到此？」小喬便叫也雲將他父親的書子、送帖、庚帖一總呈上。吉士看了，惶喜交集，說道：「蒙尊翁老伯厚愛，只是教我心上不安，怎好有屈妹妹？」小喬道：「奴家今日得依所天，不羞自獻，求大爺不棄菲封，感激非淺！」因請大奶奶受禮。蕙若再三不肯，讓了半日，只受半禮。又請小霞受禮，吉士吩咐平磕了頭，方叫小霞領著去見過母親、姨娘、妹子，然後出來。將小霞房對面的三間指與他居住，又撥了兩名丫頭伏侍。重開筵席，飲酒盡歡。晚上，至他房中，說了許多別後的話語，各流了幾點情淚，小喬方纔提起父親借銀的話。吉士慨然應允，說道：「我明日親自送去。妹妹在這裏住著，我們到新年斷服之後，擇日完姻。我並將這話稟過尊翁定奪。」小喬自是喜歡。

吉士仍往小霞房中宿了。明早叫家人支了銀子，自己到盈庫中去，先謝了必元，然後交代銀子，並說明來春完聚之言。必元的格外殷勤，自不消說。吉士又拜見了歸氏，方纔回家。必元即日繳進。老赫吩咐：「餘銀趕緊償繳，倘故遲延，一定咨革！」必元答應出來。正是：

暫救燃眉急，難寬滿腹愁。

再說竹家兄弟那晚睡趕了一回，轉來細問茹氏。這茹氏只說自己睡著，被他三不知走了，又罵丈夫出了他的醜，尋刀覓索，只要尋死。理黃只得撥轉臉來再三安慰，又賠了幾錢銀子，打發那幫捉姦的人，只把光郎埋怨。光郎道：「二嫂白白的丟醜，二哥又折了銀子，難道就罷了不成？我們軟做不上，須要硬做。如今且各人去打聽他的私事，告他一狀，他富人最怕的是見官，不怕他不來求我。」這三人商議已定，天天尋事，卻好海關盜案發覺，打聽得老烏將女兒送與吉士為妾，曉得岱雲必不情願，一同到河泊所來。岱雲病體新痊，回說不能見客。

三人說有要事相商，家人領至內房相見。光郎道：「恭喜少爺病癒，我等特來請安。未知關部的事情如何了？」岱雲道：「這都是我爹爹糊塗，我們又沒有吞稅稅銀，如何著我們償繳？就要繳償，也還有個計較，何苦將妹子送與小蘇，甚不成體面！」

理黃道：「別人也罷了，那小蘇是從前幫著小施與少爺淘氣的，這回送了他，豈不是少爺也做了小舅子了，這如何氣得過！」

岱雲道：「便是如此。我如今橫豎永不到蘇家去，溫家的親也斷絕的了。我家應繳五萬銀子，爹爹是拿不出的，待我身子硬朗了，呈上這蘇、施、溫三家，叫他償繳，也好消我這口氣兒。」

光郎道：「這是一定要辦的。少爺不說，我們也不敢提。少爺進呈，自然是關部，但要求他批發廣府纔好。這南海縣有名的『錢鏐』，番禺縣又與蘇家相好，不要被他弄了手腳。我們也要在廣府動一呈詞，只因礙著少爺，不得不先稟過。」岱雲道：「什麼事呢？」光郎道：「老爺將小姐送他，他不是個服中娶妾的罪名麼？這事辦起來，他不但破家，還要斥革。也算我們助少爺一臂之力。」岱雲道：「很好！你們不必顧我體面，盡管辦去。」四人說得投機，岱雲留他們吃了酒飯。

此時時邦臣已經買了許多貨物回家，順便帶了端溪硯、龍鬚席之類，送與吉士。吉士收了，留坐飲酒。席間說道：「聞得令愛待字閨中，我意欲替施大舅求親，未知尊意允否？」邦臣道：「大爺吩咐，晚生怎敢有違？只是賤內已經去世，須要回去與小女商量。」吉士道：「施大舅婚娶的事，都是小弟代辦，也先要說明了。」邦臣辭謝回家，對順姐說道：「你年紀也不小了，今日我到蘇家去，大爺與我求親，你須要定個主意。」

順姐道：「蘇大爺怎樣說來？」邦臣道：「他說替施家大舅為媒，我已允了。」順姐聽說，再不做聲，那桃腮上不覺的紛紛淚下。

邦臣急問道：「有什麼不願意，不妨直說，方纔喜喜歡歡的，如何掉下淚來？」順姐道：「孩兒並無半點私情，何妨直說。」

因將吉士躲在房中的事細說一遍。

邦臣道：「原來有些原故。那竹氏弟兄的奸險不必說他。你既沒有從他，他自然愛敬你，怎肯屈你為妾？況且他家中奶奶也不少。施家有大爺作主，不比當初，人材又不村俗，一夫一婦很好過日，你不要錯了主見。」順姐沉吟半晌，也便依了。邦臣著人回覆吉士，吉士便致意延年，替他擇日行盤，一切彩幣、首飾，費有千金，都是吉士置辦。那行聘之日，都是蘇家家人送來。街坊上都說時嘯齋拔著高親了。邦臣因竹家弟兄與吉士不合，沒有告訴他，也沒有請他吃喜酒道喜。

過了幾日，那曲、竹三人早向廣府告下一紙狀了。這廣州府木庸已推升了南韶道，新任知府從肇慶調來，復姓上官，名益元。兩榜出身，居官清正，斷事明敏。遇著那安分守己的百姓，愛如子孫；那奉公守法的紳衿，敬如師友；遇著那刁滑的棍徒、賁刺的鄉宦、皮賴的生監，視如眼中之針，依法芟除，不遺餘力。當下看這呈詞：

告狀人竹中黃、理黃，為服中疊娶、滅裂名教，賜提訊究事：身兄弟向與貢生蘇芳交好。今年正月，伊父候選鹽提舉萬魁身故；詎芳不遵守服制，鬧酒宿娼。身等忠告勸諫，芳都置若罔聞。陡于前月十八日迎娶河泊所烏必元之女為小妻，又于本月初五日聘定時邦臣之女為妾。身等係道義之交，再三勸阻。蘇芳恃富無禮，老羞成怒，大肆狂言，揮虎僕凶毆。身兄弟匍匐逃回，同席曲光郎救證。竊服未期年，連娶二妾，身忠告受侮，情實不甘，伏乞大老爺親提究治，以扶名教，以儆奢淫。戴德上稟。

上官老爺看畢，他已曉得是索詐不遂，訐人陰私的事，本欲不准，因想著昨日海關發下一宗寄贓押繳的文書，因批了「姑喚並訓」，吩咐該房並成一案，將原被、人證一齊拘集，三日內候訊。

竹中黃准了狀詞出來，便挽人至蘇家，先說了許多恐嚇的話。後說：「解鈴原是繫鈴人。大爺拼著幾千銀子，這事就過了。」吉士說：「既然有事在官，自當憑官公斷，尊兄不必管他。」落後，差人拿票到來，吉士留了酒飯，送了他四十兩銀子，差人謝了。依次到溫家、時家、施家，各人都有謝禮，只這姓竹姓曲的沒有分文，便將他鎖在班房候訊。

吉士曉得兩案並訊，便先到烏家，見過必元。必元很過意不去，說：「是這奴才瞞我做的事，我已經稟過關部，今日又叫家人到本府遞呈。大爺只管放心，我烏必元還要留著臉面見人，決不累著諸位！」因將稟稿與吉士看了，不過說：「職係微末之員，並無銀子寄頓親戚。兒子岱雲壞妾逐妻，挾怨誣控，乞賜懲儆。至卑職女兒，係奉海關面諭，另賣與蘇芳為婢，並未收用。」等因。吉士辭謝而回，再至番禺縣中，據實說明前後情節，請他代訴。本府馬公從前年送觀觀察時認得吉士，知他是個忠厚讀書人，所以

並不推辭，許他照應。這叫做：

火到豬頭爛，情到公事辦。

卻說撫粵使者屈大人，清正有餘，纔力不足，更有一種堅僻之性，都是著了那時文書卷的魔頭。各處事都如蠟毛，他卻束手無策。從前因海關奏了洋匪充斥，自己受了申飭，很不耐煩，後因沿海一帶地方騷動，雖已會同督臣奏聞，卻又打聽得海關據此參奏，曉得這巡撫有些動搖，也叫人打聽赫廣大的劣跡。這日，司、道、府、縣上轅，屈大人單傳首府與二首縣問話，南海縣錢公迎合撫臺之意，便將老赫逼勒洋商、加二抽稅、多索規例、逼死口書、遴選娼妓，及延僧祈子，後來和尚盜逃，他卻硬派署盈庫大使烏必元繳贓等款細細稟明。屈大人叫人記著，又問上官知府、馬知縣道：「你們的聞見略同麼？」上官知府回道：「別事卑府不知，這加二抽稅是真的，還有寄贓押繳一案，現發在卑府那邊，卻還沒有審問。」撫臺說：「並且無贓，如何有寄？你替他細細審問，烏必元倘有冤抑，許他申訴。」

知府答應了，稟辭出來。

馬知縣上府請安，替蘇芳從實說明二事。上官老爺說：「昨據河泊所稟明，我已曉得。但這蘇芳的行止向來如何？」

馬知縣道：「卑職也不大曉得。他是從前廣糧廳申方伯的親戚，所以認得卑職，卻從未有片紙隻字進卑職署中。」上官老爺道：「這就可敬了。」上官老爺送出知縣，即喚原差問道：「這寄贓押繳與服中疊娶兩案的原被人等，可曾拘齊麼？」差人回道：「都拘齊了。因大老爺親提，這河泊所烏翁、貢生蘇芳都親自到案伺候。」上官老爺即吩咐：「請烏翁內衙相見。」烏必元進來，磕了三個頭，請過安，一旁侍立。上官老爺賞了茶，問道：「你兒子在關部呈說，有銀子寄頓人家，怎麼你又在這裏呈說沒有？」必元回道：「卑職些小微員，那裏有許多銀子？」

因赫大人逼著卑職繳銀，卑職已向各親戚家借銀繳進；餘銀一半，寬限半年。卑職兒子岱雲，因與媳婦不和，捏詞誣告，求大老爺處治。至卑職治家不嚴，還求大老爺的恩典。」說畢，即打一跽。上官老爺又問道：「你女兒與蘇芳為妾，這事又怎樣的？」必元道：「女兒原是赫大人要進去伺候過的，近因和尚盜逃，著卑職賠繳，就將女兒攆出，吩咐另賣。卑職雖是個微員，怎好把女兒變賣？因借了蘇芳銀子，將女兒送他，蘇芳還不肯受，並未與女兒近身。這都是卑職的犬馬苦情，求大老爺洞察。」上官老爺道：「怎麼和尚盜逃，關部就派你賠繳，你又居然繳進，這不是認真串盜了麼？」必元又磕頭道：「這三月裏頭，赫關部偶然問起：『外邊有個和尚，本事高強，神通變化，你可曉得麼？』卑職不合回了一句以訛傳訛的話，說他善于求子，赫關部當即請進。這和尚拐他四個姪妾下海，所以深恨卑職是個薦引，著卑職繳銀。不要說卑職並沒有串逃，就是裏邊，也沒有失去許多銀子。卑職的冤抑實在無處可伸。」

上官老爺笑道：「你也過于卑污。你如今須自己振作起來，回去辭了這庫廳，原做你那河泊所官去。你一面做了稟揭申詳各憲，我替你做主。」必元又磕頭謝了。

上官老爺發放必元出去，升了二堂，吩咐將眾人帶進。

他心上已經了了，第一個就叫蘇芳。吉士趨一步，上前脆下。上官老爺見他藹藹溫文，恂恂儒雅，問道：「你是個捐貢麼？」回道：「貢生十三歲充番禺縣附學生，十五歲加捐貢生的。」上官老爺問道：「你既係年少青衿，這服中娶妾，心上過得去麼？」吉士回道：「貢生與烏必元原是親戚，又與烏岱雲同窗。因必元借了貢生幾兩銀子，自己將女兒送來，貢生不敢收他，再三婉謝。烏必元一定不依，說是親戚人家，不妨暫住。貢生只得留在家中，與母親同住，俟服闋之後，再行聘定的。至于時邦臣的女兒，係貢生為媒，聘與施延年為妻的，現有三代禮帖可柑。如何無端捏控，費大老爺的天心！」上官老爺道：「如此說，你少年人一定有得罪朋友的地方，人家纔肯捏控你。」吉士回道：「貢生年紀雖輕，卻不敢得罪朋友；朋友刁險之處，貢生卻不敢回明。」上官老爺道：「我最喜歡說實話，你只管說來。」吉士便將六月間飲醉脫逃之事細說一番。

上官老爺道：「你既有此事，如何不道狀說明？」吉士回道：「那茹氏放了貢生，貢生反累他出官，實在過意不去。」上官老爺點頭道：「很是！你一面回去，我替你重處他們。」吉士謝了出來。

上官老爺又叫時邦臣上去，略問幾句。邦臣將禮帖呈看，上官老爺吩咐道：「你是並無干涉之人，回去安分生理。」邦臣退下，便將竹、曲三人喚上，喝道：「你這一起光棍，憑空誣告，快把索詐情弊從實說來！」中黃回道：「小的們再不敢誣告。現在烏必元女兒已與蘇芳睡了二十餘日了。」上官老爺道：「烏必元與蘇芳親戚，你難道不許他往來？時邦臣女兒是許與施延年為妻，如何也牽扯上來？你難道不准他與親戚做媒麼？」中黃回道：「烏必元女兒與蘇芳為妾，只要問必元兒子岱雲，便知真假。蘇芳本意要討邦臣女兒為妾的，因見小的告了狀，他纔串通邦臣，捏造禮帖，希圖漏網，求大爺細細拷問蘇芳，便知實情了。」上官老爺大怒道：「烏必元是父親，烏岱雲是兒子，難道他父親的話倒作不得准麼？時邦臣女兒現未過門，你如何便告蘇芳疊娶？」叫左右：「扯這三個光棍下去，各打三十！」曲光郎叩道：「小的是個干證，並未嘗證他是真是假，大老爺何故要打小的？」上官老爺道：「我不打你別的，打你這起光棍六月晚上做的好事。」三人默默無言。各自打完，吩咐發至番禺縣，遞解回籍。三人再四哀求，卻只饒了理黃一個。

又叫上岱雲，岱雲曉得事情不妥，走上便磕頭求饒。

上官老爺吩咐說：「你如何不聽父親拘管，私自誣扳親戚，勾搭這些狗黨狐朋？扯下去打！」也是三十，打得肉爛皮開，著差人押至河泊所，叫烏必元即日攆逐還鄉。那溫、施二人並未叫著，一一的發落下來。

下回再表。